



# 书香延安

# 拼则而今已拼了，忘则怎生便忘得

## ——读海波老师《回望来路笑成痴》有感

刘彦亮

片推荐给我。加为好友后，我不断能够从朋友圈看到海波老师分享的自己的文章，使我对这个陕北老乡越来越喜欢和敬佩。于是斗胆向海波老师提出见面，海波老师根本没有一点大家的架子，满口答应，随时可见。刚好有一天，我的启蒙老师有事去延安，我们相约和海波老师一块见面。结果到延安，联系海波老师，他却住在延安郊区崖里坪。我说我开车去接他，却被他拒绝了。他说自己打车过来。我们在约定的地方见面后，他赠我自己的签名书《回望来路笑成痴》，我受宠若惊。那天，更让我感到内疚的是他老伴刚好过生日，为了见我这个无名无姓的草根，错过了为老伴庆祝生日的时间，我对海波老师的为人肃然起敬！

我回家后，认真阅读海波老师送我的书。按照我的理解，海波老师的这本书真实写出了自己亲身经历的苦难岁月，也是自己孜孜追求文学事业的心路历程。读完这本书后，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。脑中突然冒出《红楼梦》中的几句话：“满纸荒唐言，一把辛酸泪。都云作者痴，谁解其中味。”

### 满纸荒唐言

这部半自传中其实有很多海波老师亲身经历的事情，在今天看来是很荒唐的。我只能采摘其中个别篇幅简要叙述。从小爱看书的海波老师没有书看，为了能够看到书，他想出了别人不敢想的办法。陕北女子

出嫁前，娘家都给女儿的包袱里放一本书，这本书不是用来读的，而是用来夹鞋样或窗花摹本。他把村里所有女子的书都借来看，与其说是借书不如说是换书。他拿自己比较厚的一本书来换女子从娘家带到婆家的那本书。但是中间出现很多让人啼笑皆非的事。换到的书中，有的夹着全家人的布票，一家人捧来要他磕头对天发誓不昧良心还布票的事；有的夹着情书，并引发家庭事端的事。真是五花八门，无奇不有，荒唐至极。

当作为民办教师的自己转正无望，他不想带毕业班，可校长不同意。当他摆挑子装病时，被学生认为他是没钱看病。学生自发组织到粮库倒粮为他挣钱看病。他给毕业班没有升学希望的学生“准假”，让他们外出学习画匠、木匠、石匠。这些事情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讲，简直不可思议。

### 一把辛酸泪

海波老师出生在延川县马家河乡李家河村，延川和延长同样属于黄河流域的陕北“苦焦”之地。据我的经验，大河流域的下游一般比上游土地条件好一点。延川在上游，延长在下游，两个县好比是黄河母亲的一对孪生儿子。农家出身的海波老师一心想依靠自己跳出农门，出人头地，大干一番事业。但时运不济。可以说经历过“三起三落”，每一次信心满满起飞，每一次都

重重跌落。三次当民工，想依靠大集体人多，用自己的优秀表现招工招干，均无结果。三次当民办教师，想通过教师转正考试跳出农门，三次都被无情地“挤掉”。两次参加高考，一次因父亲怕他考中后抛弃结发妻子而从中作梗没报上名，一次虽然参加了高考且被某大学录取，但由于该大学不符合自己的理想，所以没上。好不容易“挤进”县剧团当编剧，但因身份问题而不能转正。人常说三十而立，但是海波老师三十三岁才转正。转正后的海波，虽然在别人眼里是公家人，但他遭受了父母妻儿的不理解，亲戚朋友的误解，体会到无房居住而多次搬家的无奈。后来，又由于体制改革，使他从一个编剧变为西影厂的一个看门人。所经历的种种心酸，读后让人唏嘘不已。命运之神为何偏偏要和这个个头不高、为人厚道又酷爱文学的人过不去呢？

### 都云作者痴

海波老师虽然命运多舛，历经坎坷。但对文学恒久的迷恋，一直是他精神的动力。无论遭受多大的磨难，他从未放弃读书和写作。这个从大山深处走出的卑微草民，一直用自己“初恋般的热情和宗教般的意志”在文学朝圣的路上艰难跋涉，文学注定是他一生的事业。很多时候，他完全可以放弃文学回家种地，做一个像他父辈一样的农民，但

是他的内心不答应。周涛先生说过：“文学和人的关系，类似初恋和婚姻，所有的人都有过初恋，就像大部分人都喜欢过文学，文学像初恋，婚姻却是最终选定的职业。”海波老师就是这个和文学结婚的人。

### 谁解其中味

我想海波老师在选择走文学这条路的时候，他一定知道，文学是比赌博更冒险的事，身家性命全投进去，也许颗粒无收。但是他遵从了内心深处的声音，豁得出，输得起，义不容辞地跳进这泥潭，在泥潭里艰难跋涉。海波老师曾经说：“文学创作就像针扎进自己的血管，作品是自己流出的血。”我想他是敢于对自己下狠心、下狠手的人。从一本半自传中可以看出，文学是他一生的事业，他把这个事业看得比命还重。周涛的散文《一个人一生只能做一件事》中，有这样一段话：“是的，人各有志，人一辈子只能做一件事。弃了笔的作家，也许值得羡慕，但我以为未尝不值得怜悯，因为他这样做就已经承认他一生没有力量完成文学这件事。”我想海波老师的内心一定很从容，也很镇定。他是被文学的自由所迷恋，心灵的自由、创作的自由、创作所带来的内心深处的快乐，使他深陷其中不能自拔。他是文学路上的殉道者！殉道者前进路上的一切，只有他本人知道，我只是依靠“观其文知其人”的经验猜测罢了。

回望来路笑成痴

海波著

黄河出版社

我最早是通过阅读路遥的随笔知道海波的，但是一直未曾见过。直到前段时间我的一位文友告诉我，他加了海波老师的微信，我急不可待地让他把海波老师的微信名



## 时光

# 珍贵的时光

白雪

清晨的时光，因为一场雨而变得缓慢又抒情。转眼间，夏天就来了，热热闹闹的花事逐渐变成一场滂沱的绿意充盈着人间。母亲说：“这座城市怎么总是在夜里下雨？”我说：“这里的雨有着‘随风潜入夜，润物细无声’的气质。”成都都已经完全步入夏天了，目之所及，不断变换的风景总让人眼目清澈，内心豁然且愉悦。路旁的杜鹃、多肉、海棠、雏菊还有许多叫不出名字的花儿散漫地开着，好有生机。

绿浓在绿里，碧碧的蓬勃，明朗而具体。而这些有形无形灿烂的事物，总是恰如其分地给你某种意义上的慰藉和力量。母亲说：“这些花都被我们养在家里，却奄奄一息。看来，属于自然的东西，还是需要自然来滋养。”

夏风轻拂，清凉的风吹过发梢，沁入肺腑，有些许的惬意。空气里弥漫着不知名的甜润的香气。这是一座香城，一年四季总是弥漫着香气。

自从母亲来了之后，我与母亲朝夕与共。如是天气晴朗，就开车去郊外，一直把车开到很远的丛林里去。若是有云或是小雨，就在家附近的公园走走。每次走都没有什么目的性，只是随意地前行。

成都这座城，其实是从不缺乏绿意的，只是此时的成都，各路叶子堆积般由新绿转向翠绿，深绿，老绿。公路两边的树都长成了纵与深的林荫大道。我与母亲每天都走在这林荫大道上，总是一边说着话一边看着风景。每一天都会被许多不知名的花儿和景色所吸引，就拍许多照片，花朵、天空、街景、绿叶、小草。给母亲拍照，也站在那里让母亲拍，我配合母亲，母亲也配合我。夏日朗朗，我与母亲的身影时常交融在一起，宛若图画。在她面前，我就是个孩子。我的任性或者笨拙，母亲都是不在意的，她执着地爱着就是了，和我爱自己的孩子一样。

我把照片都库存在手机里，满意的保留，不满意的删除。母亲说：“你的摄影技术不错，怎么没有发个朋友圈？”从父亲离开我们后，做什么都没有了分享的欲望，很少发朋友圈和翻看朋友圈了，大家都忙着各自的责任与生活，谁也不再是谁生活里的主角和不可或缺。

曾经天真地以为，美好和快乐只有共享才能抵达其更深的部分。现在看来，并不是。时间总是无言，却悄悄改变着许多人事，或越来越远，或再无牵连。

母亲说：“生活就是晨起暮落，日子就是柴米油盐。健康地活着，平静地过着，开心地笑着，适当地动着。人生总有遗憾，快乐总得自找。”我觉得非常受益，同时也很惊讶母亲能说出这么好的话语。母亲说，不是她说的，她不知道在哪里看到的。我快笔记下，算是喝了一碗母亲熬的心灵鸡汤。有时，喝点“鸡汤”也是好的。

在青春的岁月里，我们成家后与母亲有了短暂的分离，虽然不能经常在一起，却也在座城市。多年后，我们又再度团聚，像小时候一样。只是这种团聚，却少了父亲，变成了我们来呵护母亲。这是一种幸福，同时也是一种遗憾。

有母亲的陪伴，我也是自得的，却从不敢过分炫耀。我只是喜欢用平和的语调诉说着与母亲在一起的悠长岁月。在时间的年轻里，我们与母亲一起奔向未知的远方……

# 南桥之恋

南洁



还夹杂着一大片一大片雪白，那是槐树在吐白旋香。

中午的南桥公园，如一锅沸腾的开水，热闹非凡。那是老年人的乐园。你看，四个人一小圈，四个人一小圈地围着一张张桌子。其中有打扑克牌的，下棋的，顶棍的，梦胡的……他们说笑着，喜乐着。其他人头攒动处，还有卖针头线脑的，卖古董文玩的，卖凉粉碗托的，中老年理发的……大家说笑着，喜乐着。如果你口渴了，也可以呼朋引伴地坐在茶摊里，边闲聊边品茗。

公园对面，是西北局革命旧址广场。这

里同样游人如织。下午时分，跳广场舞的舒展四肢，与歌声相伴；搞直播的，撑着架儿，在手机前或唱或跳或扭，以博得人们的关注点赞；小孩子则拉着长长的线儿放风筝，他们边跑边笑，那脆格争争的笑声穿透了蓝格盈盈的天。

夕阳下的南桥公园，则是锣鼓喧天。男女们穿着彩服，打着花伞，踩着鼓点，摇着头，扭着腰，迈着十字步，在闹秧歌哩。秧歌一停息，交际舞、健身舞就沸沸扬扬登场了。舞曲一支接着一支，舞者直跳得大汗淋漓。不会跳舞者，只能看看那摇摆的裙裾和婀娜的舞姿，然后留恋着感慨着离开。如果你性喜安静，则可沿着南河兜圈儿。月色初上，华灯次第，一个人在碧水边走，什么都可以想，什么都可以不想，那是你的心灵世界，不会有人打扰。

经历了一整天热闹和动感十足的南桥公园，过了晚十点，似乎也疲累了。伴着橘黄的夜灯，渐渐归于安静，直至如婴儿般进入梦乡。待到第二日晨曦初露，鸟雀儿在枝头呼朋唤友时，这里又开始了新一天的热闹。

呵，这繁华的南桥，美丽的南桥，诗意的南桥，令人流连忘返的南桥！

# 煮雪烹茶度寒冬

张西武

冰封雪飘，寒冬漫漫，在这寂寥的冬日里，古人最爱煮雪烹茶。你看白居易“融雪煎香茗，调酥煮乳糜”，辛弃疾“细写茶经煮香雪”，苏东坡“梦人以雪水烹小茶团，使美人歌以饮”，郑板桥“寒窗里，烹茶扫雪，一碗读书灯”。

小时候，在我的老家东北山区，一到冬季，几乎家家户户都要煮雪。大雪封山，去挑水要踩着厚厚的积雪踏出道路，其中的辛苦可想而知。煮雪化水，便可以解决生活用水。

作家林清玄在《煮雪》中讲了一个极其浪漫的故事。传说在北极的人因为天寒地冻，一开口说话就结成冰雪，对方听不见，只好回家慢慢烤来听。这个故事使我感受到了冬天的极寒，连说话都能冻住，还有心情感受浪漫吗？

记忆里，每到寒冬，一家人都会晚起，唯独母亲要早起生火。经过一夜的寒冷，破旧的老房子已经冻透了，脸盆中的隔夜水甚至都结了冰。母亲每天天不亮就要起床生火，灶膛下的火噼里啪啦，锅里煮着雪。雪化成水并逐渐热起来，屋子也就暖和了，母亲便喊我们起床用热腾腾的雪水洗脸。

吃过早饭，母亲还要去挖雪化水。这时，我便抢过水桶，一趟趟往家拎雪。因为雪很轻，化一锅雪水需要三五桶雪。雪水热起来的时候，母亲开始洗碗洒扫，喂鸡喂鹅。锅里煮上雪水，灶坑吊着水壶，很快，水壶里吱吱

作响，父亲便提去冲茶喝了。孩子们在热炕头上玩一阵子，待不住便跑到外面的雪地中玩游戏、打雪仗，直到冻得手脚通红才跑回家。屋内，来串门的邻居大爷大伯围坐一圈，家长里短南海北地闲聊起来。他们围着炭火盆，伴着茶香袅袅，闲适的冬日时光便轻飘飘地过去了。

倘若天气不太冷，十点多钟，太阳暖起来，父亲喂饱了牛，就会喊上孩子上山去砍柴。到下午两三点，才收工回家。冬天上山是不需要带水的，渴了就在山野里吃雪。用手扒去雪地上层的脏雪，露出下面洁净的雪，抓一把吃进嘴里，冰凉解渴，凉气直入肺腑。新下的雪像棉絮一样软绵绵的，而经过冻化沉积的雪则变成冰晶雪粒，嚼一口像吃冰棒一样咯嘣脆。

雪水也是可以饮用的，在院前的菜园开沟处，精挑远离生活区最纯净的雪，但是煮出来的雪仍然会有土气和杂质。倘若缸里的水见底了，而窗外大雪弥漫，去挑水是非常艰难的，没办法也得喝两日雪水。

煮雪是农村人化雪用水、烧炕取暖的生活需求。那时，一个冬天能把房前大菜园中的雪挖回一半来煮水。现在农村家家户户都安装了自来水和家庭小锅炉，自然没有人再煮雪化水了。

我常常疑惑，古人为什么偏爱煮雪烹茶呢？原来，古人认为雪是上天的恩赐，是凝结



天地灵气的至纯无瑕的天赐之水，是上等的水。

“飞雪有声，惟落花间为雅；清茶有味，惟以雪烹为醇”。在古代文人墨客眼中，煮雪烹茶是冬天最风雅的事。当然也不是随便什么雪都能用来烹茶。雪从天而降，未落土地之前是纯洁无瑕的，落在花瓣上那更是平添一份优雅，取花瓣上的雪来煮茶自然是极妙的！《红楼梦》中，妙玉便取落在梅花上的雪烹茶：“闲来松间坐，看煮松上雪。”唐代诗人陆龟蒙却煮松上雪。其实，不论是梅上雪还是松上雪，都沾染着一份自然的幽香。

林徽因说：“冬有冬的来意，寒冷像花，花有花香，冬有回忆一把。”冬季漫漫，往事淡淡。在这四季轮回的季节里，我们在文字里煮雪烹茶度严寒，感受古人的诗情，回味今人的百味人生。

